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4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4 2006
(第5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5)

女性想象的欲望诗学

郭小东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665)

摘 要:女性的自我觉醒首先在文学中得到张扬。中国百年文学中,大量女作家涌现和大量妇女问题得到前所未有的文学关注,大量两性关系的乡村化都市化和欲望化的多重叙述与多元描写,女性从肉体哲学到灵魂鞭笞,从"拷红"到"审男"乃至于阿Q与吴妈的原初欲念都一一在这种差异中显示着文学的诗学表达,显示着两性文学关系中的深度差异,正在成为文学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关键词:女性书写;诗学;想像;欲望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6)04-0094-06

我们已经开始从文学中分出性别,并定义出"女性文学"这样的概念,开始看出文学性别的差异对文学与人生的影响。"差异"的概念来自于被认知物与记忆的对照,这种对照其实是对旧有的遗留的文学常识的反思。可以这样说,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这种差异的推进和认知中不断向前的。

中国百年文学中,大量女作家涌现和大量妇女问题得到前所未有的文学关注,大量两性关系的乡村化都市化和欲望化的多重叙述与多元描写,女性从肉体哲学到灵魂鞭笞,从"拷红"到"审男"乃至于阿Q与吴妈的原初欲念都一一在这种差异中显示着文学的诗学表达,显示着两性文学关系中的深度差异,正在成为文学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但是,从女性的词根出发,对之的文学定义其实是大有问题的,貌似尊重而将事关女性性别的文学,从创作到实践都与男性特别区分开来,谋求差异求得平衡以显示公允。看出差异是一种进步,而差异本身则是一种歧视。因之女性文学的定义也就问题丛生——这是长期以来学界的一个错误——是指作者性别,不涉其余?是指文学题材、女性意识?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文学史中并不鲜见这样的现象:一是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毫无二致,二是男性作家照样可以写出女性意味或女权主义的作品,如郁达夫、叶灵凤等;女性作家也不乏写出阳刚粗犷毫无女性意识的作品,如草明、刘真等革命作家。

故"女性文学"更为准确的定义应是"女性书写",这是社会开放和文学进步予女性的文学尊重,也是现代社会文明通过文学表述,窥视两性差异以走向和谐的理性补充。而把女性问题囿于女性作家性别视野之内,这恐怕不是女权主义的旨意。

一、"物种之范"的质疑与反抗

问题不在于由谁来书写,在男权时代,女性写作被当作反抗男权的证明,而在女权时代呢?作者的性别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在主张男女平等而又性别文明尚在消长的现代社会,女性书写才彰显出它独特的意义。也就是说,女性书写本身已然超越自身而成为一面旗帜,一面争取独立平等的旗帜,一个表明社会性别文明程度的文化符号。

收稿日期:2006-09-02

作者简介:郭小东(1951-),男,广东汕头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法国革命唤醒了女性的觉悟,提出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问题。19 世纪末,美国英国发生了争取妇女参政的运动,第一个目标就是争取选举权,然后是争取在教育、文化和工作上的平等。到上世纪 60 年代,女权运动一直在蓬勃发展。1975 年,联合国宣布该年为国际妇女年,目的是“承认妇女在家庭、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一切个人权利”,从此开始了争取女权的大辩论。1985 年的内罗毕会议上,提出妇女在教育、卫生和就业等方面与男子权利均等的各种文件。但是此后,妇女运动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

1987 年 12 月 30 日西班牙《终极日报》载文《世界女权运动》:

“教育界已不再是男人的势力范围,进入大学的男女同学之间的比例逐渐趋于平衡,妇女已认识到受教育是寻求职业的必由之路,因为工作是有的,但不会白给。要求从事艰苦劳动的妇女越来越多。然而,经过奋斗后又撤退回到家庭之中的人也不少。很多人认为,做一个母亲是天伦之乐,而不是受奴役。

20 年前主张性解放的妇女,现在发现自己成了男人满足欲望的工具。因此,她们甚至组织起来反对选美,认为这是对妇女的侮辱。

在一系列问题上,需要做出明确判断。全世界的妇女都知道,她们要走的路还很长,然而目标是不会改变的,这就是男女平等。”

这种描述的基本轨迹至少表明了如下倾向,女权运动在多年挫折和反复之后,从开始时注重对自身以外的条件进取转向女性自身,包括对社会生活、家庭角色的体验,转向内心生活需要。这种转向,启示我们对以往女权运动做历史检讨和清理。女权运动,究其实是争取在社会生活同时在心理需求上与男性取均衡平等的权利。这种争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男性被当作“物种之范”的质疑与反抗。男子在所有神话里被看作具有规范性,而女性则是这一规范的变异和离差。男子是主体,女子是他体,正如《圣经》所示,女人是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男性对女性的所有作为,其动机都在“收回”,而女性作为肋骨,所有的被动都在于“回归”。这就是男权理论的最古老注脚和男女关系的哲学解释。依照这种认知,假如把女性比做左撇子,则女性是生活在为右撇子创造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中男性代表着规范性。这种观念所产生的心理效果,在人类社会许多文化行为中可以找到例证。

在英语里“男人”这个词可以作为人类总称,日文中“男人”的语意为“主人”。中文古代汉语中没有“她”这个字,女性在世界范围内的语言领域中,其存在由男性代替着,这种语言现象尤为深刻地证明男性文化对人类文化的全面侵略,而女性以一种集体无意识接受了这种侵略和渗透。这种深层意识在男人那里也处于自觉的超稳定状态。历史这样安排了男人在一切方面的优势。可是,稍有古代历史文化常识的人都清楚:所谓男性范本其实是漫长男权社会的结晶,并非有充分的生物学根据。而男性范本的神话,在不同文化时期里,也是处于变动状态的。

这种历史变动在文学中以抛物线式轨迹展示着它魅人的况味。

人类是在女性腹腔中发源的,太古初民对女性的神圣崇拜,编织母权中心的漫长岁月。中国最早的神话《山海经》狞厉地记载着中国第一个女神西王母的威仪,这是初民宇宙观中众神之首的伟大形象。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

《大荒西经》记载的西王母,记叙得就更为精微狞厉:

“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趣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

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

《穆天子传》与《汉武内传》把西王母会见汉武帝的情景渲染得神秘壮观:

“是夜漏七刻,空中无云,隐如雷声,竟天紫气。有顷,王母至,乘紫车,玉女夹驭;戴七胜;青气如云;有二青鸟,夹侍母旁……”

王母并成“年可三十许的丽人。”

原始时代的西王母是母系社会的女神,她从原始神话的半人半兽,至魏晋铺张成为群仙之首,至此完成了最后的演化,此后再无发展。这至少可说明母权岁月的遥远追忆,浸润了漫长的历史年代,在被父权制代替之后,文学对之依然记忆犹新,但在日渐强大的男权面前,它渐趋黯然,渗入了当代当朝的思想,诸如班固所撰《汉武故事》,已经把西王母从初民形象记忆中剥离出来,变为人间女皇,赋予后世男皇的排场,其增饰之迹,无以复加。

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变动彻底抹去了人们对母权岁月的最后记忆,女性政治经济地位的沉落在神话的演化中表现得十分彻底。狞厉西王母从人神合一的神殿上变成了“年可三十许的丽人”。中国原始神话的气味完全蚀落而成为道教的传说凝固下来。西王母已经成为男性叙事人自恋情结的对应物了,已由男性眼睛所调控,伪托东方朔所撰《神异经》另造出一个男神东王公:

“东荒山中,有大石室,东王公居焉。长一丈,头发皓白,人形鸟面而虎尾,载一黑熊,左右顾望,恒与一玉女投壶,每投千二百矫,设有入不出者,天为之啮噬。”

它模仿《山海经》中之西王母而取而代之。

漫长的母权岁月消弥在史前的混沌之中,而自有文明史以来,男权优势一直在左右着历史的发展,女性由神圣转为邪恶,作为这发展的反面,在神话中被改写,在现实中被反转。希腊神话“潘多拉盒子”和《圣经》的创世纪说,夏娃成为万恶之源。这些以男权中心为依托的神话或教义,无非都是在强调现实中的男性秩序。

男性是物种范本是男性社会虚构的神话,它在现代文明社会已见无稽,但作为一种非意识思想意识,它时时在支配着男性甚至女性的心理和行为,成为知和行的无形准则。女性们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这种非意识思想在日常生活与精神领域中的危险呢?它微妙的生活状态与形式表征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深刻的理性批判呢?

二、“女性欲望”的想像与叙事

女性的自我觉醒首先在文学中得到张扬。女性的压抑首先是人性的压抑,即性和情欲的压抑。

在中国文学史上,女作家及其女性书写寥若晨星,除了李清照和蔡琰,几乎没有更多的记载。但是,胡适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三百年中的女作家》。这是胡适为钱夫人编《清闺秀艺文略》所作的序。胡适的序不但为控文学中的女性书写提供了宝贵的信息,同时也使中国女性书写进入文学史视野。

胡适写道:这部《闺秀艺文》目录起于明末,“讫于现代生存的作者,其间不过三百年,而入录的女作家共有2310人之多。钱夫人一个人的见闻无论如何广博,搜求无论如何勤劳,总不免有不少的遗漏。然而她一个人的记载也使我们知道这三百年之中至少有2300多个女作家,近三千种的女子作品了。凡事物若不经细密的统计,若仅用泛泛的笼统数字,决不能叫人相信。钱夫人十年的功力便能使我们深信这三百年间有过2300多个女作家,这是文化史上的一大发现,我们不能不感谢她的。”

这个大发现被我们遗忘了100多年。尽管这一百年间我们不断鼓吹女性文学,不断鼓吹女性

自由,不断鼓吹女性解放,不断地推出新锐的女作家,包括近年来大量出现的所谓的美女作家。但是我们却没有认认真真地回顾一下,或者反思一下,或者回眸一下女性,在女性作家里我们只记住了一个李清照。近代文学史为我们提供了如此丰富的,如此庞大女性作者的种群,但我们从来对这个种群是视而不见的。

《清闺秀艺文略》的作者在清代文字狱那么严酷的时代,居然在三百年间可以统计出 2300 多个女作家,而这仅仅是钱夫人的搜集,收集目力抵达三分之二的中国,一共 20 多个省,占全国的四分之三,除了新疆、西藏这些西部边沿的省份。钱夫人在这四分之三的版图上进行了广阔的收集。在清代这三百年间,真正的,或者说从事文学创作的女作家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这两千多个作家里,有大部分是江浙地区的。当时的江浙地区是很主要的五口通商的地区,那里的洋风比较浓烈,妇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比较自由。而且,那个地方出现了许多幕僚和文官,那些幕僚和文官的妻妾,在自己的家中享有更高的地位,在她们的家中以有一定的文学修养为时髦。这意味只要女性有稍稍自由的空间,那么女性书写的发展就有一定的土地和空气。

胡适说:"三百年之中,有两千三百多个女作家见于记载,这是很可以注意的事实。在一个向来轻视女子,不肯教育女子的国家里,这种统计是很可惊异的了。这种很可惊异的现象,我想起来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环境虽然恶劣,而天才终是压不住的,故有天才的女子往往不需要多大的栽培,自然有她们的成就。第二,在'书香'的人家,环境本不很坏,有天才的女子在她的父兄的文学环境之下受着一点教育,自然有相当的成就。"

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在三百年间有两千多个女作家的出现,在中国这个不重视女性教育,鼓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国度,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为什么是很惊异的呢?这留待我们以后研究。第二,胡适说出了一个真理:天才是压不住的。天才只要有适当的机会,就会爆发。第三,在古代那种家风家教里,女子在相同的环境里面,她们可能比男性更加聪慧,她们比男性更有文学天分。

80 年代中期到现在这 20 多年间,中国的女性作家如雨后春笋,是 80 年代以后的社会空间,为女性文学提供了长足发展的机会。如胡适所说,在同样的环境,女性在文学上可能比男性更有天分。

胡适揭示了旧中国对女性和男性教育的不同和文学差异。钱夫人的父亲对他的"儿子存着很大的期望,用种种很严厉的手段督教他们。儿子背不出书,要罚跪在大街上,甚至于被牵出去游街。一个儿子受不过这样野蛮的羞辱,遂服毒自杀了"。但对于女孩子情况就不同了。家庭可能会更多的使她们在女红上有一些成就,更多的教育是立足于她们婚前的锤炼,灌输婚后漫长的生活里所需要的各种知识。一个女性的家庭教育,更多是为了她们将来到夫家里面,为了能更加尊从夫家的规矩,能够伺候夫家的男性。胡适说:

"故三百年中有那么多的女作家见于记载,并不是环境适宜于产生女作家,只是女作家偶然出于不适宜的环境之中。如果有更好的家庭境地和教育制度,这三百年的女子不应该只有这一点点的成绩。

这三百年中女作家的人数虽然多,但她们的成绩都实在可怜得很,她们的作品绝大多数是毫无价值的。"

胡适在文中有统计,近三千种女子作品之中,百分之九十九是诗词,另,写儿女私情的多少篇,写各种各样史学的、经学的、音韵训诂学的有多少篇等等。胡适这种做学问的方式,确实是我们今天的学人不能望其项背的。胡适在这么多的作品里面,他挑出了几个他认为是优秀的,但是这种所谓优秀在胡适看来便更为痛苦,因为这种优秀实际上都是在反抗和控诉,而反抗和控诉不是文学的目的。所以既便最优秀的作品,我们也只能在反封建的角度来欣赏。

三、“逃避自由”的伪饰与崇高

五四新文学营造了一个个性解放的语境,尤其著名且实绩丰厚的堪称“创造社”的作家们,以两性关系为切口,注重表现人的情欲和天性,释放本我,解放情感、情欲的人性革命,是创造社热衷的话题。据茅盾于1935年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写的《导言》中说,1921年5—7月三个月间,刊载于各类杂志的新小说有115篇,其中爱情小说有70篇,农村生活只有8篇,城市生活的3篇,家庭生活9篇,学校生活5篇,社会生活的计20篇,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实在乃是描写了男女关系”。所以“竟可说描写男女恋爱的小说占了全数百分之九十八了”。这种倾向,在新时期以降的小说创作里又重演了一遍,而这一次的演出竟然是阴盛阳衰的。

女性写作在80年代势头初涌,90年代势如决堤,21世纪则势成泛滥。在两性问题的文学描述上最出位也走得最远的,正是女性作家而非男性作家。诸如“木子美”的《遗情书》,“竹影青瞳”的《乳房与圣经》、《淫荡到底》,她在网上展示自拍裸照并宣称:“我在文字中挑逗,在照片中展示挑逗”。挑逗成为所谓文学的手段和目的。这些出位和离文学甚远的物事姑且不论,但接续五四新文学的个性解放和张扬自我的文学传统,且有革命性颠覆的,正是由女性书写来完成。

在当代文学中,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最早触摸到女性爱而不得所爱、却又不能忘其所爱的悲剧,甚至对老干部出于道义、责任、阶级情谊而建立起来的婚姻关系也提出异议,质疑两性关系中的非爱情因素的合理性,以文学方式探索释义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的当下实践。这在文革刚刚结束的1979年,无疑是石破天惊的,也是切中中国式婚姻命门之作。女主人公钟雨在现实中无法实现她的所爱,只能把对他的爱投注在他的赠物——契诃夫小说选集中去,把现世的苦恋寄寓天国与来生。“你去了,似乎我灵性里的一部分也随你而去了”,于是,爱情转化为追忆,她常常真实地抑或心灵地走在那条他们惟一一次散步过的柏油小路上:“我走到小路的尽头,又折回去,重新开始,再走一遍,我弯过那道栅栏,习惯地回头望去,好像你还在那里,向我挥手告别。我们曾淡淡地,心不在焉地微笑着,像两个没有什么深交的人,为的是尽力掩饰我们心里那镂骨铭心的爱情”。张洁技巧地表达了中国女性埋藏得很久的生命欲望,而又把这种欲望置于自由的逃避之下。责任、道义、克制等人类美德,似乎瞬间化作来自远古荒原的巨垣,横卧在两颗吸引得很苦又分离得很累的灵魂之间,异化为一种伪饰的崇高。“我们曾经相约,让我们互相忘记。”她把女性生命的焦虑,化作一种崇高,她叛逆了个性欲望而服从某种道义。张洁把主人公的悲剧,置于残酷的对话系统中去演绎,而把自己间离出来。张洁断然和清醒理性地编织这个故事,并以第一人称的叙述,令人物痴迷沉溺其中难以自拔却依然期待无望,作品的间离状态,使女性心理自控和辩难的复杂情状客观化,完成了对一种普遍真相的返照。张洁因此也就实现了不仅仅站在狭隘的女性立场,而是在人的制高点上俯视两性关系中东方文化氛围中的种种诘难。

张洁暴风雨般的心灵负担和煎熬,在玛格丽特·杜拉斯那儿,却变得异常平静和理性。雅克、莎拉和吕蒂、吉娜两对夫妇结婚多年,漫长的婚后生活已使他们无话可说。然而,他们并非已经不再相爱,而是再也没有激情,这是一种困难的处于低谷时期的爱情。终于,莎拉感到有必要向丈夫坦白,以便共同面对现实。她对丈夫说:“这几年来,有时候在夜里,我会渴望着别的男人。”雅克说:“我知道,我也一样,渴望着别的女人。”“怎么办呢?”“毫无办法,去睡吧。”人在这种无法抗拒的命运之前蕴含了巨大的悲剧性,而这对夫妇面对命运表现了极大的克制、坦白和理解。法国作家笔下的人性悲剧,流淌得如此平静、客观和从容。人有时无法抗拒自然赋予人的天性。只是东方文学缺失这种理性,不敢坦诚地面对这种危机。当然,杜拉斯面对了,所以她仍有解决危机的办

法,尽管很虚渺,沙漠里那遥不可及的壁画:塔吉尼亚的小马。

张洁的寄望在天国,杜拉斯在现实里营构。她们对男性或男性对之的态度是相悖的。张洁小说里的男性是逃避的,爱同时失望着、逃避着;杜拉斯小说里的男性是积极宽容的,爱同时面对着宽容着。

下面要说到的是另一种女性书写,映川的小说,她在追求纯粹之爱的同时,塑造着男性,而这种塑造是在面对差异,反复离合中实现的。这同时也代表了 21 世纪中国社会女性主义进化的人性成就,她们已经远远地走出了张洁的时代牢笼,已经不是被动地被选择,而是主动地进取地选择着,选择就是自由。

映川在长篇小说《女的江湖》中,塑造了一个不仅知道自己爱什么、怎样爱,同时具有主体性冲击的"我要"的女性。她在情感、人性的不断逃离与回归中,实现了自我与对方的互救、铺陈了相互的差异。她在极度自由的情爱空间里游走,却又本能地逃避着自由的侵扰。在经历过三个不同的男人之后,她终于还是选择了其中的顾角。她在爱情的"受洗"中,独立自主地决定了最终的情感,尽管这依然是一份并不纯粹的爱情——反讽:追寻得来的并非追寻的目的。荣灯曾经逃离过顾角,顾角也曾经逃离过荣灯,荣灯因为渴望纯粹,顾角因为重视物质。但是,最终荣灯还是归顺了顾角,由顾角自行选择,而不仅仅是她决定了顾角。她给顾角写了最后的信,她无奈着同时又热望着,这是一种纯粹对庸常的投降,也是对男性的挑战与和解。这是退守的进攻,是明智的举意。既是女性最终的现实姿态,也是生活本身为女性准备着的理性姿态。

映川自然未及杜拉斯的冷峻,也没有张洁撕心裂肺的凄楚悱侧,她只是有所选择十分明智地消费着、时尚着爱情。而她对爱情的阴谋对生活庸常的穿透,有着一种东方式的现代狡黠。

在这篇文章里,文学女性有着多重的况味。从西王母起始而至荣灯,期间横亘着女性从神到人,从人的解放和人的张扬到人的心灵自由的模糊身影。从中可读出时代的女性进步同时面临更具精神性的危机。女性书写在这种危机中也就有了别样的价值。特别是在现代都市化过程中,女性及女性书写是都市时尚和消费的一个表征。都市化其实亦是女性化。比如深圳,就其消费、时尚和生活质量而言,它是一个女性的城市。

Desire Poetry for Women

GUO Xiao-d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65, *China*)

Abstract: The self-awareness of women has first been projected through literature. In the most recent hundred years of Chinese literature, tremendous numbers of female writers are noted and the women issue has gained its awareness like never before. Sexu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genders in the village, city and its desire has been portrayed from many levels and different dimensions. From lust to soul, "kao-hong" to interrogate male along with Ah Q and Mother Wu's basic desire demonstrate the poem expression of literature in this kind of difference. This is a reflection difference in the depth of such literature. Such demonstration defines the spirit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Female Literature; Poetry; Imaginary; Desire